



棋友夢迴錄

作者：余謙誠

2023.11.2 刊登於中國時報藝文副刊

西方智者說：「一個人花在釣魚上面的時間，上帝不在他的生命裡扣除。」

東方台灣我說，圍棋當然也是。

十七年來，我在 LGS 圍棋網下了八千多局，每局絞盡腦汁至少一小時，平均每年消耗五百小時生命精華。網上棋友三萬局、五萬局者比比皆是，上帝若狠心扣除，未免太殘忍。

不下棋人總不知，我們這些棋癡一日無棋即失魂落魄，一見棋譜眼睛便離不開，耳中響起戰國鼓聲，腦海翻滾著孫子兵法：「多算勝，少算不勝、不戰而屈人之兵、因敵變化而制勝。」圍棋變化無窮，雙方每多落一子，都可能讓局勢天旋地轉，勝負時刻搖擺，分秒傾斜，棋手窮盡一切智能，在棋盤三百六十一交叉點中探索未知領域。

未知，無限魅力之所在！

棋盤雖小，大如宇宙。

一九七七年，美國航太總署發射「航海家」探測器，以時速五萬六千公里航向太空，預計公元二十九萬八千年，與地球夜空中最亮的天狼星相距約四光年。

二十九萬八千年，可能只是棋盤上第一手棋呢！

據說圍棋變化達十的一七一次方，近乎無限，其科學性、藝術性和趣味性深深吸引著歷代政治家、軍事家、哲學家、科學家。上自帝王將相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可於棋盤中窺見一番天地，窺見自我，是極端引人開悟的思想之美。

唐白居易詩：「唯共嵩陽劉處士，圍棋賭酒到天明。」

常列印苦心樂勝之棋譜，巡弋黑白國界，欣賞自己鐵打的萬里江山、雄關要塞，美麗的錦繡河山，看它千遍亦不厭。

問世間何事最樂？下棋。

一局既終，又何事最樂？贏棋。

不不，再來一局。

■ 沒帶來那你來幹甚麼？

一九七二年與新竹師專同班老林同任教於復興鄉，周末假日，最愛上山對弈。

桃客巴士巔簸在塵土飛揚的石子路上一個多小時，下了車，不顧全身酸麻，一逕朝雲霧繚繞的北插天山快走四五十分鐘，直到夕陽傾跌，終於來到叢山峻嶺中迷你小學。

操場原住民小朋友圍上來說，下午就看到林老師背著包包下山回家了，我大失所望，千山獨行原路回學校宿舍。

爲了下棋，多次撲空。

有次他車禍住院，我專程探望，病床上他急切問道：「棋盤棋子帶來沒有？」我跺腳惋惜，哎呀呀怎麼沒想到，他翻眼瞪我滿臉不悅：「沒帶來那你來幹甚麼？」兩人懊惱不已。

■ 師父

棋社臥虎藏龍，很多都闖出名號了：劉一刀、棋佛、萬戰王、龍潭三劍客、台北郭……都「不是我的對手」——我根本不在他們眼裡。每枯坐角落耐心等待，有人願意「臨幸」，我立刻起身相迎傾身鞠躬。

混熟以後，老闆私下提醒我：「某某的棋很爛，你跟他們下不會進步。」「可是劉一刀他們每次都贏我啊！」「噓，」老闆食指往嘴脣一豎悄聲說：「我看你人斯文，棋品好，偷偷點你一下。來，介紹一個師父給你，免得你走冤枉路。」

師父是上校旅長退伍，治軍嚴明。

「嘿，你這什麼爛傘兵啊？老是舉棋不定。放下放下！」

每當我食、中二指夾住黑子，在棋盤上空四方盤旋，揀盡寒枝不肯棲，他毫不客氣撲出鷹爪，將我手包住。

「下棋如作戰，要謀定而後動。你沒注意到嗎？我每次落子之後，一定兩手放膝蓋上，挺起脊樑，綜觀全局，確定是最佳著手了才去抓棋子，『啪』的一聲打在棋盤上，自信滿滿，威風凜凜！哪有像你這樣優柔寡斷的！」

師父是野戰派，從來不看棋書，也不上網，天天準時到棋社「上班」，每天下八局十局，退休二十多年早超過八萬局，自號「萬戰王」。

我是精兵主義，不僅遍讀棋書，更時常記下棋譜，不辭辛苦用圍棋軟

體輸入電腦檢討。有次發現師父白子將我切斷時，我吃了大虧，心想：是否能將他斷我的白軍收下？我大膽改變從另一邊打吃，結果反而吞吃他四顆要子，攻守之勢逆轉。發現師父半年中竟有三次重蹈覆轍被我吞吃那四顆要子，我更警惕嚴以律己「不二過」，不久就跟他平起平坐，五年抵他二十年。

■一定要這樣嗎？

棋社老闆請了位助手，主要負責應戰落單棋友。每回我早到棋社，他不是看棋書打譜，就是正襟危坐抄寫佛經，大家尊稱他「棋佛」，但我只記得他那句口頭禪「一定要這樣嗎？」

「劉一刀先生，你一定要這樣嗎？非這樣不可嗎？看在你多年支持本棋社，貢獻不少茶資，我奉勸你一句：『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』阿彌陀佛！」一聲佛號，頂禮合十。

棋桌另一邊，那曾經令我肅然起敬的「劉一刀」，緊咬雙脣，兩頰脹紅欲爆。仔細瞧，原來他黑軍從棋盤左下角一路兩萬五千里長征追殺白軍，「刀刀不離後腦勺」，完全不顧自己破綻。追到右上角時，白棋八方呼應反咬，他整隊黑龍四十多黑子暴斃。原告變被告，死刑定讞。

他愛強殺，棋友們給他「劉一刀」封號。

「你被『劉一刀』」三個字害慘了，總是殺紅眼睛，什麼都看不見。人家是堂堂之陣，你還亂砍亂殺；人家倚天劍都要削你頭了，你還死抓人家胳膊不放。」

「像你這邊，」棋佛緩慢優雅地抓起棋子，精準地倒逆著順序輪番將黑子白子各十幾顆一一投回棋罐，穿越時光隧道，回到侏儸紀。

「你看，這時候棋盤上還有很多三線四線肥沃的土地和威震八方的要塞，輕鬆搶占就很好，為什麼一定要緊張兮兮大開殺戒？我幾次提醒你『一定要這樣嗎？』你總聽不進去。」

「你知道美國和伊拉克『波斯灣戰爭』，美國一天的彈藥費就高達十億美元嗎？見好就收，談判桌上逼對方割地賠款才高明呀，為什麼一定要窮兵黷武血流成河？」

「啪！」

劉一刀忽地站起，一掌拍向棋桌，震得幾十顆黑白棋子在地上四處逃竄，他怒目圓睜，食指像匕首一點刺大家：「以後，你、你你，他X的都不准再叫我劉一刀，都是你們害的！」眾棋友面面相覷，哭笑不得。

■我在等你呢！

昇上四段，覺得自己很強。

一次台北海峰杯全國長青圍棋賽，我白棋行雲流水，順風滿帆，十分好調，對手不斷喃喃自語：「厲害，想不到竟有這一手。」「好棋好棋，一子四用，天王山！」不但眾人側目，連裁判都來關切，請他別再讚嘆了。那晚，我整夜興奮難眠。

次日到棋社，我口出狂言：「台灣業餘棋士，沒有人能讓我五顆子！」

「打嘴砲誰不會，我問你，如果有呢？你肯不肯繳學費五千元？」老闆笑說。

「開玩笑，讓五顆，我見佛殺佛，見鬼殺鬼。」

「哈哈，你看有多巧，說曹操曹操就到，不知道是佛還是鬼。全體肅立！」老闆誇張地上前一大步，向堵在門口不明就裡的那人兩腿啪的一併，行了個軍禮。

來者竟是台灣「世界棋王」周俊勳的啓蒙老師梁老師。

第一盤輸一百多目（圍棋棋盤經緯各十九線共三六一個交叉點，圍棋術語稱三六一「目」，多占者勝。）我掏出五張千元大鈔。他卻不收。

「一盤不準，至少兩盤，待會一起算。」還有棋可看，更多棋友圍了過來。

「實在厲害，讓五顆還贏這麼多。真不是人！」

我無法接受這事實，我參加各大比賽身經百戰，輸三四十目就很多了。

「好像拳擊比賽，先讓對手打五拳，還不能閃躲、不准還手呢。」

「人家于主任也是堂堂縣長盃大比賽升的四段耶！」

「這盤讓七顆。」梁老師七首眼神寒光一閃。

「七顆？天嘯，那要七千元才行！」眾棋友鼓譟起鬨，拉長脖子等看好戲。

我不信邪，同意漲「學費」。七子若還輸，一頭撞死算了。

第二盤輸一百二十多目。我掏出剛從ATM領出的十二張千元新鈔，全場目不轉睛瞪著牛眼，有人幫我大聲從一數到十二。我兩腿發軟雙手奉上。

他大手把我兩手按住，環視大家：

「本來兩盤都小輸幾目而已，」「七首」再度掃射，不疾不徐說：「但是于主任不肯輸，一再打出勝負手逼我攤牌，寧可大敗也要拚那很渺茫的一線希望！」

「美國巴頓將軍說過，軍人作戰唯一目標是『勝利』，沒有『少輸為贏』這回事！于主任是『求道派』，誓死拚到最後一兵一卒也不投降，我很佩服。所以呢，這我不收。」

兩盤共輸兩百多目，我好像挨了兩顆「原子彈」，大家驚呼紛紛，我半天說不出話。周俊勳贏得「世界棋王」那一局只贏對手「半目」，我，堂堂中華棋協四段耶，他如果不是仙佛，我就是智障。

趁他上洗手間，我閃進去找他。

「哈哈，我就知道你會來！我在等你呢！」

梁老師在新竹開棋院，我每周一次開車一小時南下取經，四年風雨無阻。他教學非常生動，善於比喻，極易心領神會：

「這兩手偏安求活不好，一定要出頭，不能被封鎖。頭是一切，出頭就有『制空權』，好比台海戰爭，只要台灣空軍還在天上，台灣就立於不敗之地。」

「六十五這一手又在做『白日夢』了，華而不實，美夢一定破碎啦！你看他六十六，土土的，卻無條件先賺二十目，誰聰明？」

梁老師在棋社是「東方不敗」、「獨孤求敗」，北台灣他只有一位特約對手。

他們對弈時那種「淵渟嶽峙」的王者之氣，深深震撼我。

我總在一旁記譜，甚至計時。梁老師最高記錄一手棋長考六十八分鐘！中間我接了兩通電話又內急去盥洗室，洗完手擦乾手回來輕悄坐下，枰上態勢絲毫未變。兩人姿勢亦如雕像紋風不動。真是枰中無日月啊——難道他們都是在月亮上俯瞰地球？都在演算百年後風雲變幻？

這樣觀戰過，才覺悟自己下棋有多草率——經常輕易宣戰，戰未半又懼戰妥協，陣勢大亂，多麼不負責任的「昏君」。

某次觀戰後我做了一個重大決定：往後對弈，必先暗自於左掌心貼一彩色小圓貼紙，做完第一次「形勢判斷」後，悄悄將貼紙移到拇指，第二次移到食指……每局至少五次學諸葛亮運籌帷幄「定三分隆中決策」——局勢領先時專意固守保住戰果，落後時奮不顧身決一死戰。總之，絕不打迷糊仗。

往往，終局才發現：貼紙還停在拇指、食指，即使贏，也一定溜入盥洗室，關門，對鏡，用力掌嘴，少一指掌十下。

「掌嘴神功」練滿兩年，「長考棋」大增，「隨手棋」、「大概棋」和「白日夢」大減，四年後昇五段，再三年又昇六段。

棋社裡很多人不敢跟我下了。

「于高棋駕到，全體肅立！」如今只要我一入座，當年對我不屑一顧的棋友們紛紛圍攏觀戰，不肯離去。

■LGS

我一直繳年費上LGS圍棋網，一如我一直愛用HTC手機，不是我井蛙不知有「野狐」有國際棋網，是疼惜我們的心肝寶貝國貨。

一上線就能看到棋友們在「備註欄」的留言：

「不怕死的就來吧！」「○○罵人又逃棋，下流，全家死光光。」此輩率皆低棋。

「輸是贏的開始。」「百敗求吋進。」「六根清靜方為道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。」「棋海浩瀚無邊。」

這般謙沖向道，臨淵履薄，棋藝大多不俗。

「我進段了，我要過二段，加油！」「1d（一段）夢，夢如煙。」

昇一級、一段都像范進中舉，極是不易，為他們賀喜加油！

有時半夜上LGS，「人口」是個位數，無棋可下。真希望是三位數、四位數，顯得台灣政通人和，富強康樂——圍棋人口當然也是國力。

■敵乎？友乎？

我「師父」駕鶴西歸後，全人類的圍棋「師父」——棋神AI，橫空出世。

人類棋戲之王「圍棋」是最難讓機器學習的。

二〇〇三年我棋力僅僅業餘三段，和當時台灣最強的電腦圍棋「手談」，我讓四子還輕鬆贏。心想：電腦要贏人，再等一百年吧。

豈料，二〇一七年一月，Google公司研發的AI（人工智慧電腦圍棋AlphaGo），七日內於各大圍棋網鐵騎焚掠，將棋風各異的中日韓台六十位頂尖高手徹底輾壓。

二〇一八年，電腦圍棋挑戰如日中天的大陸世界棋王「柯潔」。柯潔說他在前五十手布局階段就已落後，電腦對大局的判斷遠勝於他。比賽進行一個多小時，柯潔已經用掉一小時思考時間，電腦才用二十分鐘而已。結果人類冠軍俯首稱臣，慘不忍睹！

梁老師向AI挑戰，「匕首」眼神黯淡了，他啞然笑說：「我都要悔棋好幾次才能贏，嘿嘿，很多圍棋老師要失業了。」AI允許你不斷悔棋，還教你下一手可以怎樣對付它。人機戰，小兒鬥拳王，被拳王戲弄。

英國物理學大師霍金二〇一四年接受訪問時表示，AI已經超越人類認知的極限，它的發展一日千里，人類進步慢，極可能被機器人統治。但也有人認為，AI是友非敵，人類和機器人合作，將更有餘裕去發展個人價值，經營人際關係，停止破壞地球，實現大同世界。

■ 于先生，你醒醒！

雖然常請教身邊免費又隨時「待詔」的「棋神」AI，我還是很喜歡早已被AI打趴的梁老師，多次攜帶自戰譜向他請益，在返家的車廂中閉目養神時，耳邊常響起他的話：

「你應該每三分鐘問自己一次：于先生，你醒醒，你知道自己在幹嘛嗎？你曉得你正帶領全國軍民同胞，來到天堂與地獄的分岔口嗎？」

「主孰有道，將孰有能，你若是花，蝴蝶自來，只要把自己打理得夠好，絕世美女反而主動投懷送抱……養心莫善於寡欲，別老是想贏，贏棋是運氣好撿到，高興十分鐘就好，輸棋是我們比對方笨，要檢討三天三夜……」

「好極了，你這幾手聲東擊西，借力使力，他卻光著屁股逃命，等於你吹冷氣看電視吃補養生，他在大太陽下汗流浹背做苦工，工資還歸你，哈哈，你說圍棋多有意思！這總統的國策顧問、戰略顧問，還真應該多聘幾個圍棋高手呢！」

